

·心·海·夜·航·文·丛·

锣鼓与鞭炮

兰州大学出版社 LUOGUYUBIANPAO 邵燕祥

心海
夜航
文丛

锣鼓

鞭炮

邵燕祥

兰州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锣鼓与鞭炮/邵燕祥. —兰州:兰州大学出版社, 2003
(心海夜航文丛)
ISBN 7-311-02175-8

I. 锣... II. 邵...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③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55441 号

心海夜航文丛·锣鼓与鞭炮

邵燕祥

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:8617156 邮编:730000

E-mail: press@onbook.com.cn

http://www.onbook.com.cn

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

白银银贵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印张: 9.1875

2003 年 7 月第 1 版

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90 千字

印数: 1~5000 册

ISBN7-311-02175-8

定价: 18.00 元

总 序

王春瑜

我将这套文丛起名《心海夜航》，并未深思熟虑，只是灵机一动而已。昨晚得闲，插上炉香，听着光盘里传出悠雅的古琴声，闭目寻思这“心海夜航”四字，觉得还挺耐琢磨。心者，思也，我国最古老的诗集《诗经》中《小雅·巧言》那一首，不就分明吟咏过“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”吗？虽说历代统治者实行牧民的愚民政策，总是想箝制、扼杀百姓——特别是士中有识之士的思想。但是，思想辽阔如大海，无边无际，永不停息地在激荡，在奔腾，在咆啸。中国有文字以来的文明史足以证明，有出息的学者、作家，无一不是在心海中扬帆远航，中流击水。加盟本丛书的老、中、青三代作家，自然是概莫例外，或许以杂文鸣于时的牧惠先生、邵燕祥先生，更以思想敏锐为读者所熟知。夜航，同样令人遐想，令人神往。就以近三百年来的书史为例，同样叫《夜航船》的就达三部之多，最有价值的还是明、清之际著名文学家、史学家张岱（公元1597~约1689）所著小百科全书式的《夜航船》。他在此书的序中，引一故事，颇耐人寻味：“昔有一僧人，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。士子高谈阔论，僧畏慑，拳足而寝。僧人听其语有破绽，乃曰：‘请问相公，澹台灭明是一个人、两个人？’士子曰：

‘是两个人。’僧曰：‘这等尧舜是一个人、两个人？’士子曰：‘自然是一个人！’僧乃笑曰：‘这等说起来，且待小僧伸伸脚。’”这位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，连起码的历史常识都不具备，却有脸高谈阔论，而且倘一旦逮着机会，位居要津，肯定摇身一变，立马就成了大儒、文化名人。谓予不信，就看时下某些红得发紫、到处高谈阔论的“士子”好了，若问此辈澹台灭明是谁？恐怕不是张口结舌，就多半胡说是武侠小说里瞎编的人物，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学而劣则仕，神气活现，像煞有介事。加盟本文丛的作家，皆饱学之士，我敢担保，倘若那位和尚活在今世，面对这几位，是难以伸脚的。

俗话说：“三世修来同船渡”。我与本文丛的作家一起心海夜航，是难得的缘分，虽说都是我的友人，但能同舟共渡，也并非易事。牧惠、邵燕祥、柳萌三兄，皆年长于我，他们的作品，风行海内，自然无需我说多余的话介绍。刘庆林先生虽是老报人，但杂文、散文俱佳，其长篇巨构《倾斜的年轮》，更是纪实文学领域揭露“文革”惨祸的优秀作品。伍立杨先生不断有散文佳作问世，享誉文苑，他的古文根基，更属难得。前年文学评论家袁良骏兄给我打电话，说：“伍立杨的古文很好，大概有七十几岁了吧？”其实他生于一九六四年。郭梅小姐是加盟本文丛的青年作者。但是，她写的可不是令人难以回味的小女人散文。她是研究中国戏曲史有素的女学究，治学、教学之余，写了不少散文，这次结集，能与她仰慕的几位前辈一起问世，她是深感欣慰的。这还是要归结“缘分”二字吧。

癸未年三月十九日下午于京华西什库老牛堂

前 言

岁尾年头,把过去一年的杂作编成一本书,就以“锣鼓与鞭炮”为书名,并没有什么深意。

这一年又在忙忙乱乱中过去,检点所作,得一杂字。有杂感,有随笔,有小品,有读书笔记,也有游记和一些报道性文字。向读者交代一下我这一年读了些什么书,走了些什么地方,想了些什么事情,发了些什么议论……我比在“岗位”上恪尽职守的人,比下了岗而为衣食奔波的人,较有余暇,乃写下这些文字。

2002年里,在各地漫游中,心血来潮,又写了些新诗,体例所限,没有收进来。其余的,所见所闻,所思所想,都在这里了。

2003年2月,旧历正月新春

总 序

前 言

四季随笔



- 3 \ 小寒漫笔
- 6 \ 鼓掌的历史
- 13 \ 旅游志感
- 20 \ 阳光下的黑暗
- 26 \ 悼诗人光未然
- 30 \ 代 笔
- 35 \ 四月一日该定成什么节?
- 37 \ 读报札记
- 39 \ 随感二则
- 40 \ 泥土气息
- 42 \ 标语点评
- 45 \ 艾青隽语
- 49 \ 水涨与船高
- 51 \ 证件时代
- 56 \ 千万别当书画家
- 58 \ 公布非正常死亡人数
- 61 \ 如此“为党工作”?
- 63 \ 听了风就是雨
- 66 \ 在“正史”背后

辩证不辩证 / 68
小议“跟屁虫” / 71
“小田岳夫”是谁? / 74
《审丑》后记 / 75
祝贺与忆旧 / 77
周倜、吕丹云《闲逛美国》序 / 79
我为什么来 / 82
——为“建筑与文学”研讨会纪念册作
好学生 / 84
新事物 / 86
被正史所遗忘的 / 88
——夜读抄
司机心理 / 93
四句头 / 95
“培训中心” / 97
国际耻辱 / 99
形象名片 / 101
示众 / 103
伯利恒之星 / 105
“花非花,雾非雾”猜想 / 107
[附]也说“花非花,雾非雾”(安克富) / 109
一 觉 / 111
三吃垮炖鱼 / 113
短裙、时装及其他 / 115



- 119 \ 风 箏
121 \ 握 手
123 \ [附] 背手儿(付振强)
125 \ 说“马后炮”

今昔话题

- 131 \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种写法
——纪念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 60 周年
- 139 \ 不可逃避的沉重阅读
——胡风“三十万言书”读后
- 159 \ 《自由星辉》
- 165 \ 研究一下“吴芝圃现象”
——夜读抄
- 173 \ 十年浩劫,还是“十年失误”?
——读《当代中国史研究》的一篇文章
- 178 \ 晋察冀历史的文学书写
——古立高长篇《隆冬》《早春》读后感
- 184 \ 古之读书人已矣 今之读书人如何
——读资中筠《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》
- 189 \ 闲逛报国寺
- 192 \ 巴金赠书“流散”联想

读书读人

- 197 \ 序《双溪》



读来新夏的随笔 / 200

一个难得的共产党员 / 207

——读《永远的怀念·温济泽纪念文集》

沈从文百年诞辰纪念 / 212

行万里路

斯大林格勒站 / 217

国会大厦 / 221

示众台 / 224

吃什么好 / 227

画中人 / 229

一样的广场 / 231

诺曼底海滩 / 235

独夫心态 / 242

——夜读抄

大兴安岭诗话 / 246

陌生的阿尔山 / 250

原始林漫想 / 253

梵净山：一次秋天的远足 / 257

闲话兖州 / 263

走马看不尽赣南花 / 272



四季
随
笔

SIJISHUIBI

55 44 33 22 11 00 99 88 77 66 55 44 33 22 11 00

心 航

锣鼓与鞭炮

衰的全过程后，在萧瑟的风景中心境也萧瑟了，前思后想仿佛剪不断理还乱的账目，在秋天无法了断；只有到了冬天，冰封雪盖，路断人稀，一片肃杀，好像这才是归宿而不是过渡，但一觉醒来，对着疏朗的树枝上的空巢，对着河上未必已变薄的冰面，不期然地萌生了一些悬想，渺茫中也有春消息，一切将重新开始，春天仍然是值得期待的。——如果没有春夏秋冬物候的变化，三百六十天差不多，不烦么？不腻么？而我们，至少是在农业文明中长大的人，已经习惯于在不断走向新的季节中过日子。多愁善感的诗人，从“日月忽其不淹”感受“春与秋其代序”，又从“草木之凋零”联想“恐美人之迟暮”。而民间瞻前多于顾后，欣然地迎接“又是一年芳草绿”，日子总是一天一天过下去的，即使“依然十里杏花红”，邂逅杏花，其实也是新一轮的杏花了。——精英感慨于形而上，故多空灵；世俗执著于形而下，故多质实：原本也没有什么高下雅俗之分。居移气，养移体，生活使然。

在北方，尤其是东北，冬季取暖正是起码的温饱要求，城市下岗职工交不起取暖费即被停止供应暖气的亦有所闻。这样的住户无论老少，都不会有欣赏冰天雪地、“玉树琼枝”乃至“红装素裹、分外妖娆”的闲情。

当年一句话，限定黄淮秦岭以北才属于冬季供暖区，沿袭至今。记得住在武汉的徐迟，每年入冬以前，就要在岭南或首都觅一个过冬的去处。当时，省委省府大院冬天是供应暖气的。1997年初等到省里批准作家协会宿舍也接通暖气管道，就要送暖之前不久，徐迟跳楼自尽了——虽说他的自尽，主要大约不是因为天冷难

耐。

当然，这里说的冬季供暖，指的都是城市中的职工宿舍。那末，农村呢？

浙江省决定最低生活保障线实行城乡一律，别处呢？有些省连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都不能按时发放补助，什么时候才能顾上农村呢？

2002年1月14日，北京

心海航
夜航

锣鼓与鞭炮

◎ 中国现代文学史话

心海航

锣鼓与鞭炮

鼓掌的历史

我不是要考据鼓掌的源流，虽然我认为礼仪方面的形体语言，考证起来一定也很有趣，但我学养不足，无力及此。邓拓就论证过传统的作揖优于舶来的握手，至少在减少疾病传染上有它的优越性。传统妇女的万福和请安，也是同理，够卫生标准的。而洋人动辄拥抱、亲吻，即令没接吻即嘴对嘴地相亲，单是吻吻前额，亲亲脸蛋儿或仅仅是贴贴脸，有流感还不就传上了吗？《燕山夜话》发表40年了，可能没有译成外文，所有的洋人不但继续握手而且继续拥抱亲吻，真像列宁说的“习惯的力量是可怕的力量”。中国人中年以上的，读过邓拓文章的不少，可无论朝野，谁也没接受他的建议，放弃握手而改作揖，这也是习惯的力量吧^①。可是在许多场合，中国人不但继续握手，而且不停留在握手为礼上，甚至——从毛泽东率先对当年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夫人行吻手礼以来，拥抱之类似亦渐成风气。就是说中国人又要添新习惯了。这能说也算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霸权的表现吗？还是中国人的从善如流，为了友谊或礼貌而置健康于不顾？

可怜如此着意于日常的卫生和保健的邓拓，竟不知燕巢危幕，生命之且不保。今天的中国人十分想得开了，艾滋病尚且不怕，还怕握手么？

还有一个礼貌动作，1949年后在大陆逐渐不行，至今似乎落到只用在追悼会上施之于遗体或遗像了——那

55 46 35 46 46 46 87 7 46 46 46 46 46

心海航

锣鼓与鞭炮

就是：鞠躬。1949年前，其实是小孩子一上小学面对老师，或者没入学时对待长辈早就该学会了的。放眼全球，也许只有日本人还记得鞠躬如仪，不知是否还普遍如过去那样鞠躬——即弯腰到九十度。礼貌诚然重要，但对人的品质不具决定的意义。我们见过日本战犯、日本军官，对他们的天皇和上峰以至彼此之间，动不动就鞠躬而且把腰弯足，转过身来对弱国、被侵略国例如中国人，就是一副凶神恶煞面孔，这非礼貌的一面才是他们的真“貌”了。

鞠躬表示谦卑，当然，在中国古代以至近代最谦卑的礼节是下跪。许以平身，站起来，最后也还要弯着腰退下的。这样看来，鞠躬不过是与折腰同义的一个动宾词组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，为世人称道。“不折腰”与“竞折腰”，一字之差，节概立判。形体语言是一个人心灵、气质、性格的外化。

人的喜怒哀乐，除非哑吧，都会发出声音，哑吧急了也要叫。发声（例如旧戏园子里“叫好”）还不尽意，就不免“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”。这是说的好人和正常的人。至于权力者尤其是其中暴戾的恶人，则不会止于“颐指气使”，而还会“张牙舞爪”，暴跳如雷的。

手之舞之，姿态多种。古所谓“拊掌”，今谓之拍手，是高兴的缘故。我想，大约从原始人就会自发产生这样的动作，无须教的。如果教，也是母亲教幼儿作游戏，犹如传到今天北京城里小小孩儿的“打花巴掌”；而不必教谕说“你高兴的时候就拍巴掌儿。”

“鼓掌”云云，是“拍巴掌儿”的书面表达。孰先孰后，已不可考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“鼓掌”一词的释义就是“拍手，多表示高兴、赞成或欢迎”；我以为